

剑桥^①

美国对外关系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Warren I. Cohen, Editor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主编

第三卷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 (1913-1945)

第四卷 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 (1945-1991)



新 华 出 版 社

剑桥 下

美国对外关系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主编

Warren I. Cohen, Editor

第三卷：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

◎【美】入江昭 / 著 ◎张振江 施茵 / 译

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 / 著 ◎王琛 / 译

Volume III: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1913-1945 / Akira Iriye

Volume IV: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1945-1991 / Warren I. Cohen

新 华 出 版 社

主 编 导 言

本人编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主旨，乃是让广大读者得以赏阅历史学界顶尖学者所奉献的鼎乘之作。我并无思想或方法上的先入之见。我期望美国外交史领域的几名一流学者摒弃门户之见，与我共同努力，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向头三名学者发出的邀请均被一一接受。大约 10 年前，我在构思这个项目时，根本没有想到冷战会突然终结，以致这套书的最后一卷会以一个完整的时代而告终，就像前三卷定好的时限那样。当我写完第四卷时，苏联帝国的崩溃令我惊讶不已，但却使这套书有了一种完整性，而在别的情势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一卷由布拉福德·珀金斯教授执笔，他是专攻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美国外交的杰出史家，也是活跃于当今外交史学界的老前辈。珀金斯认为，年轻的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乃是物质利益、文化和各种民族价值观的产物。他描述了美国立国之前即已存在的一种美国行为方式，展示了革命以及共和国初期的经历又是如何塑造了这种行为方式。通过对宪法和外交的探讨，他梳理出一条能够贯穿于其他各卷的主线：从华盛顿开始，历届总统都始终如一地力图主导政策，而这与制宪会议参加者的意图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珀金斯执笔的这一卷，书名就预示了其无可回避的主题：在意识形态上信奉共和主义价值观，矢志不渝地向整个北美大陆

推广这些价值观，扫除一切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地理的障碍。他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崛起，乃是源于对土地和资源的贪婪，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然而，正是这种对其他族裔——土著美国人、墨西哥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统治权，导致了内战及其期间的外交——这是本卷作者讨论的最后一个事件。这本杰作，概述了美国崛起为一个国家并奠定了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成为世界强国之基础的那些岁月。

第二卷的作者沃尔特·拉夫伯，是外交史学家威斯康星学派最令人尊敬的一员。该学派的成员受教于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和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及其门生，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杀进学术舞台时被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拉夫伯执笔的这一卷，涵盖了19世纪最后1/3时期，并延续到20世纪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执政结束的1913年。他探讨了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与扩张主义之间的联系，增加了种族主义的主题，特别是用来分析土著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令人印象至深的是，他反对美国是在追求秩序这种观念。他指出说，美国人在国外寻找经济和传教活动的机会，而对他们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混乱状态毫无顾忌之心。中国或墨西哥爆发的一次革命，不过是美国人为越来越多的好处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这种代价由当地人所付出时，尤为如此。他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是运用外交来扩大总统权。

第三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我们这一代最具创见性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入江昭执笔。入江昭出生于日本，受教于美国大学，执著于研究权力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特别是研究美国与东亚国家直面相撞时的境况。入江昭的这一卷，开篇时简略交待了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不不断演变的并由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他分析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威尔逊主义，以及它是如何运用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作者对他所说的20世纪20年代的

“文化方面”的讨论，最为突出。入江昭认为，他所写的这个时期构成了“美国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时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领袖，并为筹划和维持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资源。他指出，非西方民族觉醒了，他们期待着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他在终卷时预见说，跟着世界的美国化接踵而来的，将会是麻烦。

我所写的那一卷的许多内容，一如入江昭那样，也集中在美国—东亚关系上。我的朋友迈克尔·韩德将我归入外交史学家“现实主义”学派之列。我同珀金斯、拉夫伯、入江昭、厄内斯特·梅以及诸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迈克尔·霍根和梅尔文·莱弗勒这些年轻朋友相互交往并受其影响，注重研究美国政策的国内根源，观念、态度和经济考虑的作用，包括传教士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以及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年）》中，我还大大借用了从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汲取的知识。

我那一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落幕之际，终于1991年苏联的消亡。我写到了美国领导人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指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苏联对这个设想构成的威胁。“安全困境”的概念，亦即每一方的防御行动看来都是对另一方的威胁，在我对冷战起源的分析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我还强调了两种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美国国家强盛而政府软弱的矛盾处境以及斯大林式政权的隐秘性和残忍性。在这一卷中，我指出了战前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亚非拉一系列新近独立国家相继出现以及美苏力图迫使它们加入华盛顿和莫斯科各自设计的国际体系所引起的混乱的重要意义。最后，我叙述了德国和日本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苏联的分崩离析、美国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在世界事务中的游移不定的方向。

无论各个作者处理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是多么的大异其趣，这

四卷著作均有着许多主题可以遵循。首先，美国矢志不渝地追逐着财富和权势，珀金斯和拉夫伯对此做了生动描述。入江昭展示了美国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崛起为世界领袖之后是如何运用其财富和权势的，我则探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这一时期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行为以及它对其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所作的反应。

第二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是争夺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每一位作者都指出了宪法体制所带来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从1789年至今的各位总统如何力图绕开宪法对其权力的种种限制。民主政府所面临的威胁，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尼克松—基辛格鬼迷心窍地弄出水门事件和里根弄出伊朗门闹剧予以说明。

最后，我们都关注着世界舞台上所见的那种美国特性的构成因素。存在着一种把美国同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的美国对外政策吗？我们考察了美国价值观的演变过程，并将其同美国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对照。此外，我们对美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对国内秩序的影响不无顾虑，对托马斯·杰斐逊的那个正直而有德行的共和国构想已遭遗忘忧心忡忡，这些对美国人以及美国人宣称“注定领导”的世界来说，都是不祥之兆。

孔华润（沃伦·I. 科恩）

内容提要

本册全面考察了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其中包括伍德罗·威尔逊、沃伦·哈丁、卡尔文·柯立芝、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等相继的数届总统任期。入江昭教授首先回顾了国际体系历经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演进，直至欧洲的民族国家成为其主宰，由此带出了他的美国“全球化”的主题框架，因为20世纪前半期目睹了美国接替欧洲成为世界领袖，不仅仅在军事领域，而且还表现在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方面。

入江昭讨论了美国从中立到最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变。美国人确信国内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与相互依存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议题，都能有助于海内外的和平。颇具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自负首先将美国推入了欧洲战争。入江昭解释了美国与欧洲持续不断的贸易往来如何使得美国的中立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但它同样促使美国崛起为世界经济领头羊，实际上，美国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债权国。这种经济影响，再加之同样程度的威尔逊主义的精神劝导，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欧洲政治秩序的崭新机会。

入江昭描述了美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回应，后者是对美国新霸权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挑战。他展示了凡尔赛条约如何部分实现了威尔逊的目标，诸如在种族性的民族主义基础上创建了

新的国家。然而，在此同时，由于对战败的德国施加惩罚性赔款和战罪声明，凡尔赛条约又背叛了和平精神的真谛。

美国资金、技术以及商品在世界市场的渗透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入江昭谈论了新和平的经济繁荣，描述了世界范围内和平运动所激发的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国际主义。美国商品和大众文化在海外的广泛流行伴随着精英阶层的交流，共同发展出了一种带有明显美国特色的全球文化秩序。

在一场遍及全球的经济萧条的袭击下，文化国际主义难以阻止国际秩序在 30 年代的骇人崩溃。这一阶段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集中营的残暴。就涉及范围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全球化，然而，真正卷入所有战场的只有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北非到东南亚、从中东到南美。从这种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稳步走向全球化篇章的高潮。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国际秩序将成为美国的任务，该秩序既能马上反映出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也需响应 20 世纪的新挑战。在走向全球化发展的整个论述中，入江昭始终在探讨美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地位和作用。

前 言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 1913—1945 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期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已经广为人知，再用详细资料和琐碎情节堆积成一部概览性著作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在这一册中，我力图多加分析以突出美国稳步走向全球化的方式方法，也就是分析它是如何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的。这一现象绝非按照单一的线路发展，对国际事务所造成的后果也不总是一样。然而，如果不去试图理解这些年在美国权势、意志和影响下的外部世界之变化，描述美国对外关系之演变则无异于闭门造车。鉴于此，我决定在此书中大量使用别国的资料，尽管这样一类的著作并不常这样做。

对这一时段国际事务以及美国对外关系的学术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不仅只在美国，其他地区或国家也是一样。本书中所用的书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世界各地的学者们竞相写出了许多摆脱教条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重要专著和论文，我借助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且为这种历史文献的日益国际化而激励，这也是美国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弗兰克·史密斯共同创意并发出了编写一套 4 卷本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孔华润邀我承担该卷的写作任务，他还耐心细致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对他以及同样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宝贵意见的前两卷作者（布拉福德·珀金斯和沃尔特·拉

夫伯)，我在此深表谢意。在成书的最后阶段，我仔细阅读了罗伯特·戴维·约翰逊和布莱恩·麦克唐纳的文本并从中受益，妻子和两个女儿所营造的温暖活泼的家庭环境同样使我受益。

第三卷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

1913-1945

Volume III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Akira Iriye

【美】入江昭 / 著
张振江 施茵 / 译

目 录

主 编 导 言.....	(1)
--------------	-----

第三卷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55 年)

内 容 提 要.....	(1)
前 言.....	(1)
第一章 欧洲主宰的年代.....	(1)
第二章 大战与美国的中立	(17)
第三章 大战中的美国	(35)
第四章 凡尔赛的和平	(53)
第五章 20 年代:安全方面	(67)
第六章 20 年代:经济方面	(81)
第七章 20 年代:文化方面	(95)
第八章 国际秩序的崩溃.....	(107)
第九章 极权主义和民主的生存.....	(121)
第十章 地缘政治的出现.....	(137)
第十一章 迈向珍珠港之路.....	(156)
第十二章 全球冲突.....	(175)
参考文献短论.....	(199)

第四卷

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年)

内容提要·····	(215)
致谢·····	(217)
前言·····	(219)
第一章 战争即将结束:新世界秩序的展望·····	(221)
第二章 冷战的起源·····	(240)
第三章 朝鲜战争及其后果·····	(278)
第四章 冷战:新领袖与新战场·····	(301)
第五章 危机解决·····	(342)
第六章 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	(369)
第七章 缓和的兴衰·····	(405)
第八章 上帝选定的国家·····	(441)
第九章 结语:1945—1991年的美国和世界·····	(470)
参考文献短论·····	(487)

第一章 欧洲主宰的年代

西方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这种情况并非历来如此，在18世纪之前，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和东亚的中华帝国是国际权势和影响的两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而欧洲的民族国家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却一直深陷不间断的战乱。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

然而，恰如保罗·肯尼迪等人所指出的，正是这种四分五裂的特性才构成欧洲地区成为主宰国际社会的决定性因素。^①因为一直处于持续战争或战争准备的状态，这些民族国家就得发展出一种便于为战争去动员军事力量和征收税率的中央管理机构，它被约翰·布鲁尔称为“权势之腱”（sinews of power）。整个17世纪，欧洲的君主们已经系统地发展出了这一体制，在接下来的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1987年）。

一个世纪中，民族国家间的这种权势争霸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①“霸权国家”、“均势”和“国家理性”等概念逐步成为指导国家内外政策都应服务于增强本国相对实力的辩辞。

尽管这种对抗将欧洲变成了四分五裂的竞争单位，但它同时也起到了增强该地区综合实力的效果，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统一但缺乏军事导向的帝国。因为成功的战争需要有效的战略和先进的军事设备，因而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欧洲战争是与其科学、技术以及战略的迅猛发展齐头并进。到了18世纪末，欧洲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已经远比中东和东亚国家的军队更为精良。

但是，仅此单一的因素并不能确保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正如威廉姆·麦克尼尔所注意到的，追逐霸权最终将浪费国家的资源。^②如果17和18世纪西班牙、荷兰共和国以及法国权势的崛起是其相对军事优势和一系列成功战争的结果，那么这也同样导致了它们资源的耗竭和国内舆论的分化，从而也削弱了增加一国权势所必须的国家内部团结。当18世纪70至80年代与美洲殖民地兵戎相见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欧洲霸权舞台上的后来者——大不列颠的头上。

真正拯救并使得欧洲主导地位不朽的两个因素是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它们在18世纪就开始崭露头角。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因素相互携手，共同促成了摆脱传统羁绊的近现代理性思想的萌生，从而导致生产成倍增长，首先将英国、接着将其他国家变成了全世界的生产车间。

在经济方面，应当注意到的是直至1800年，中国的产出一直占据世界榜首。^③但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来到

① 约翰·布魯尔：《强权之腱》（纽约，1989年）。

② 威廉姆·麦克尼尔：《追求强权》（芝加哥，1984年）。

③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49页。

了英国，将这个岛国变成了全世界纺织品的生产中心，高效产出由此也价格低廉的棉纱和纤维开始充斥全球各地，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和船运收益。随着工厂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连接城乡铁路的修建，整个国家的人口组成发生了相应变化：不但整个人口数量快速增加，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阶层。供求规则比以往任何时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重视，海外的棉花、食品以及其他原材料都被发掘，因而销售成品的国内市场也由此被开发起来。英国财富的增加也惠及其他欧洲国家，它们可以向人口增加并日益富有的英国人出售更多的产品，而挣回的英国资金又可用于改进自身的经济体制。这一切导致整个欧洲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善，并很快赶上和超过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文化方面，强调理性的启蒙思想与英国早期的自由主义传统相结合，共同产生了典型的 18 世纪历史进步观：人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其中隐含着人权与自由的观念。就集体而言，各类人群都被赋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在法律面前平等；而对于个体，每一个人都天生拥有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的权力。这些观念使得个人与诸如教会和国家等更大的实体对立起来，由此在个人意识与宗教、更严重的是在公民与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些冲突将成为 18 世纪欧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

回到本文文首的观察，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首先，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之本身就得益于欧洲的军事角逐，特别是英法两国的霸权斗争。其次，这种背景也使得国父们顺理成章地认为如果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就得准备战争，这当然是指必备一支军事力量和一个支持并管理该军事力量的行政机构。此外，国家实力的加强也只有通过领土扩张和消灭毗邻的潜在威胁。上述所有这些都成为通过 1787 年宪法正式组成的美国政府的追求目标。

在经济活动方面，整个美国也都不过是欧洲发展的一部分，除了得不到英帝国的军火以及被排挤出西印度群岛市场之外，美国人就像作为英国殖民地时一样在其他领域继续自己的经济活动，他们生产食品、在海外出售剩余产品、向海外派出船只并从事各种转口贸易等等。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相并行，独立进一步促进了这些活动，因为外部对美国小麦、鱼类、木材以及其他初级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其转口贸易范围遍及北非、印度洋和东亚。除了新的合众国公民这一政治身份外，他们的经济活动与欧洲国家别无二致，实际上，他们完全是由西方发起的全球经济渗透的一部分。

在文化领域，美国既是英国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结果，也是本土环境的产物。可以肯定，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是受到旧世界熏染的新世界公民和例外的人群。实际上，向旧世界传统造反同样也是一种欧洲现象，并可上溯至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和早期近代思潮，所以，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只不过是这种欧洲现象的部分发展和延伸。共和主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种强调集团的意识形态，该集团由一群有美德的公民组成并被冠以特别关注公共福利，即便他们是在为自己谋私利。这种思潮在英格兰由来已久，却被美国领导人郑重接受，他们坚信它能够在新世界付诸实施，而拥有肥沃土壤和广袤的平等自然环境的美洲大陆也似乎适合进行这种实验，正如詹姆斯·麦迪逊的最好概括：共和主义具有在新大陆生根发芽的难得机会，因为这里的人口成倍增加，但却没有发生权力与财富集中的现象，相反，生活在一种节俭富裕当中的人们反而更加珍惜自己的自由。^①很明显，这些观念都源于欧洲背景，从西方之外的角度来看，它们不是欧洲思想

^① 德鲁·麦克伊：《不可捉摸的共和国》（查佩尔希尔，1988年）。